

眷村舊夢

· 劉先昌 ·

住在眷村的日子像一場夢，一個遙遠又清晰的夢，那是幾十萬人出身成長的地方，如果有人用豪宅別墅來換回那一段日子，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眷村人，寧可住在環境簡陋的眷村裡，也不願意交換，因為眷村裡，它氣味相通、雞犬相聞、相互扶持，共同經歷了一段風雨飄搖但信心十足的年代。

桃園空軍眷村拆遷已歷十三年，關注與尋訪它歷史的人也愈來愈多了。建築協會三名年輕人，承接桃園基地景觀再造案，電話詢問我能否作眷村史蹟訪談。本案是航空城計畫中的一個子案，他們在讀完《眷村——我的故鄉》乙書，對書上所寫空軍各村的故事後，想確定基地南北二十多個眷村分布點與軍用機場、池塘、農地、學校等關係位置，為後續實地訪察先作準備。

在家中接受訪談後，我帶他們走訪了機場南區，也就是桃園蘆竹大華村，原屬軍方的建國二、四、五、六、十二、十六、十九、二十村及凌雲

、慈恩一村舊址，看到軍眷就診的聯勤診療所、空小附幼及四村旁高砲班陣地遺跡。

當然，當年警戒森嚴的南油池更不會放過，至於被高牆阻隔，目視已難見的「軍犬訓練中心」也順道參觀，這些設施都是眷村人青少年時期，同伴成長的環境，至於高空呼嘯來去的戰鬥機、傍晚冉冉上升的氣象偵測氣球，只能用口述而無實物可看了。

中午在果林「建國十村菜館」用



住在眷村的孩子們每天由軍用卡車接送上下學，那段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隨著時間久遠，已逐漸泛黃模糊成為舊夢，只能在記憶裡追尋念想。



當年聯勤診療所的建築設計與醫療設備都非常先進，遺址照片中，可以看到「視病如親、視病如友」的掛牌。

餐，他們對眷村菜讚賞不已，順便打開一間包廂參觀，裡面布置了與空軍相關的圖照及紀念物，屬於另類特色餐廳。老闆是建國十村子弟，老家在四十多年前，因民用機場徵收而遷村，他也在此地租屋開館，並以村名作招牌，菜館有著眷村懷舊風，吸引了不少陸客下機後專程到訪。

飯罷我們來到北區眷村及基地外設施，先看到的是基地醫院，桃園空軍基地醫院是工字型，進門是噴水池造型，左邊是院長室、航醫室、行政室、輔導長室；右邊屬醫療部門，門診、內外科、急診室、牙科等，旁邊



昔日空軍桃園基地營門。

一棟是藥庫間、開刀房，中間是檢驗室、藥房，再後面是病房，至於醫院都有的太平間，也在僻靜處。半世紀前此處的建築與設備都是先進的，在空小讀書的我們，身體有恙就會被送到這裡就診，班上有位頑皮同學，曾把一塊銅板放在米達尺上往上拋，表演用嘴接錢幣特技，結果錢卡在喉嚨裡，慌亂中被送到醫院急診，這一個讓班上同學驚嚇的畫面，清晰生動，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事。

幾棟後建的四層宿舍，門口掛著「海軍軍眷宿舍」的牌子，原來基地在民國九十六年轉交海軍作反潛戰力重新部署，將「海指部」從花蓮神鷹基地的S-11反潛機隊移防至桃園基地，直到民國一〇二年因航空城計畫撤出，至此軍用機場完全停止運作。物換星移，原桃園空軍四〇一聯

隊，早於民國八十七年移防至花蓮駐防，原有的空防戰力交由速度更快的新竹幻象機聯隊接替，從此這裡聽不到轟隆作響的戰機升空及音爆聲，於是屬於軍機場聲音與眷村氣味就此消失了。

經過基地大門，「海軍桃園基地」及飛鷹標誌已經拆除，以往服儀整齊、精神抖擻的衛兵已換成保全站崗，軍事基地的森嚴門禁與現在的景像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繞到鐵皮圍住的區域，綠色圍籬上噴著「建國十七村」字樣，確定此地曾是飛官與眷屬的眷舍區，佔地相較土官區要大得多。當年大家都羨慕十七村環境好、眷舍大，更欽羨他們有著飛官的父親，其實飛官們的配偶日夜提心吊膽出任務夫婿的安危，是其他人難以體會的。

我們來到陳康國小門口，它的前身就是空軍子弟小學，曾是我三到六年級讀書的地方。陳康國小是為紀念民國四十三年執行任務殉職的陳康大隊長，這已經是六十五年前的往事。印象中的大王椰不再高大，校區空間也小得多，看到教室前的空地，腦海中一段音樂突然浮起。當年，第二節下課有「課間操」，男、女生必須牽手跳「水舞」，四、五年級的小女生怎麼可能讓我們這些臭男生牽她們的



陳康國小校園內立有陳康大隊長的雕像，以紀念其為國捐軀之大忠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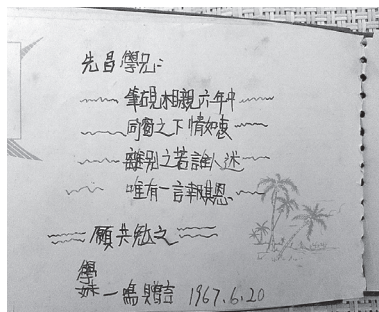
纖纖玉手，大家就隔著香帕，避免手指直接接觸，在完成近二十分鐘的體能鍛鍊與精神鬆弛後，再回到教室上課。當年的稚氣與執著，現在回想起來真好笑，多麼無憂又讓人懷念的童年之齡呀！

校旁就是建國八村，該村學童上學只要幾步路就能到校，家長送飯盒也最方便。八村因為近，也是放學後稍能到同學家串門的村子。一位女同學在畢業紀念冊上給我留言：「筆硯相親六年中、同窗之下情如衷；離別之苦誰人述，唯有一言報其恩。」五十年後，還被我追討著我對她的恩情呢！村子後面一家女同學，比同齡人早熟，外型也亮麗，引來不少男生獻

殷勤，小學畢業後，她首開穿短裙風氣，露出比例均勻的美腿，被同學視為驚世之舉，有一陣子還被當作話題流傳。每棵樹上總有早熟的果子，是人當然也不例外。

離學校不遠的「建華廳」留下不少回憶，當年學校佔地不大沒有建禮堂，諸如開學或畢業典禮的集會，通常是到校區外的建華廳舉行。印象較深的是民國四十九年開拍的《一萬四千個證人》影片，全校師生分批在廳內觀賞。此片也獲得民國五十一年首屆金馬獎優等劇情片獎。

建華廳是臨時建築性質，內有一個小舞臺供儀禮進行，椅子是長圓型木頭椅非常克難，學童坐在上面雙腳是懸空的，而且當年沒有空調，如在熱暑天集會，裡頭悶熱與空氣不流通，常有同學要出去透氣一下再進來，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只有週邊厚實水



同是眷村子弟的小學同學，當年在畢業紀念冊上，離別依依的留言，多年後翻出重見，讓作者憶起許多童年舊事，念戀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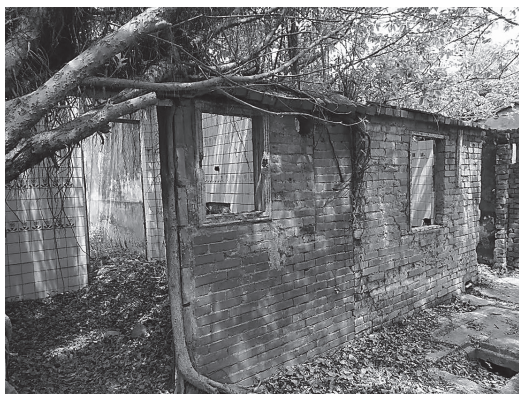


建國十村的地標。

泥框柱仍留存，我用手機拍照存影，也不敢相信這樣的空間，當年是如何能容下衆多師生？

建國十村比八、九、十一、十七村遠，位置較靠近機場，學生走路到校約半個小時。建國十一村出了「二傑」，即國防部長李天羽及他的中將弟弟李天翼，在眷村內被傳為美談。民國五十六年小學六年級，同學多已學會騎腳踏車，於是蘆竹南區一幫男生，約好週六上半天課一起騎車穿越機場，到達大園埔心空小。這天下課時，坐在我旁邊十村同學，借了我的車騎回家，平日要走半小時的路程，他只花十分鐘就到家，開啓了騎車大省腳力的體驗，在當年算是人生的探索，留下快樂的回憶。當時學童第一次騎車的快樂，甚至超過以後首次開車上路。

四十多年前，十村首先被安排遷



拆遷後的眷村留下許多頹老的建築主體，作者滿心期盼能透過復原景觀計畫，推廣眷村文化。

村，散去的住戶在大園果林村、桃園後站陽明社區與辨天池附近住下，這是眷戶來臺後第一次大規模遷徙，要到三十一年後，南北區的空軍眷村才因眷改條例全數撤離，軍機場南北兩區的二十多個眷村從此走入歷史，成了眷二代記憶中魂縈夢牽的故鄉。

車子開到建國九村石墩前停下，一處鐵皮圍起的區域大門未封，裡頭現出眷村殘景。朋友說這裡已成為打漆彈場所，人人可以自由進出。我們漫步在廢墟當中，記憶中曾經來過，印象卻已模糊。頹敗的建築體恣意生長的野生植物穿梭於屋子內外，紅磚水塔、加蓋的小樓、曲徑巷弄構築了九村整體風貌。當年百戶人家、衆千兒女在此嬉戲、讀書，晨昏往返學校



作者認為一個內地文化飄洋過海來臺後，生根發芽，發展孕育出比原鄉更茁壯的文化風采，非常難能可貴。

與家園，長大後分散四處，大家都以為至少在父母這一代，仍能保有「他鄉的故鄉」，暮年之際留在熟悉的環境中頤養天年，但是未竟幾年，眷戶就因搬遷而離散！

我曾經妄想，如果能在蘆竹區大華村原眷村舊地，復原一排未經改建前的黑瓦泥牆眷舍，外圍有竹籬笆，內部烹調眷村美食或展示黑貓中隊紀念品，對提振觀光應有很大效益，畢竟眷村拆除了，懷舊的人與大陸觀光客對它都十分眷戀，但是這是一件龐大事情需不同單位齊力進行方成。但是來到大園區的建國九村，看到桃園空軍眷村中，唯獨九村眷舍主體還在

，而且是原汁原味的眷村風貌，如果能有經費整修這一批房舍，應比復原眷舍要容易得多，內部還可設專室繪以第一代遷徙圖，加上原四〇一聯隊的戰功史蹟以及高知名度的黑貓中隊傳奇，一定能打造出有特色的眷村文化園區，帶來絡繹不絕的參觀人潮。

眷村是歷史的記憶，是幾十萬人安生立命的所在，縱使時代前進淘汰了專屬軍人及眷屬的克難房，但是在它幾十年的時空中，軍人日夜出勤、眷屬相夫教子，空暇時兼作副業的克難奮鬥精神，實在是一種時代的印記。眷村在寶島臺灣，與國脈是相依相存的，他們見證了國祚轉危為安的史實，也為國家社會培養了大量人才，更以大江大海精神為寶島注入豐富的飲食文化與愛國愛家的民族精神，如今它走完時代使命，成為被鏟平的廢墟，少數留存頹老的建築，若能重新復原這一區歷史建築，就是搶救瀕臨消失的文化，在臺灣將與閩式、客式及原民社區一起共依共存。

眷村過往的夢能否再現？能否找回一些舊日溫情與氣味，要看是否將它視為一種文化來看。一個內地文化在臺灣生根發芽，甚至比原鄉更茁壯，在寶島曾經處處顯現，這樣的眷村風景，當然是珍貴的文化資產！

飛虎之眼

併記陳納德將軍

· 林益彰 ·

當金虎仍未騰躍時
飛行早已是此生的足印了
翠綠馳騁的羽毛
始終緊盯著翼若垂天之雲

撫過黑虎鯊的聲響
猶似波光粼粼入魂的肩軀
或許 湛藍慢慢白了髮
策馬行雲的氣魄
依舊是護著眺望的痕跡
戰魂烈烈的心跳

如果鯨豚已得躍渡蒼穹
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
只是海洋或宇宙
終究爲了彼岸峰巒疊嶂著

恍恍間有道雲霄的肩胛
彷彿戰魂的氣魄
始終看著前方
即便滄桑的眼神早已住滿
獨行踽踽的荒煙漫草